

晚清风靡的小说期刊《绣像小说》

■文/廖风斋

晚清时,出现了一批以刊登小说为主要内容的期刊,习称为“小说期刊”。在林林总总小说期刊里,《新小说》、《绣像小说》、《月月小说》、《小说林》这四种,被称为“晚清四大小说期刊”。在晚清期刊史上,影响甚巨。

在这四种小说期刊里,《绣像小说》很是特别,特别之处在于,书中的大多数小说都逐回附有插图。阿英先生在《晚清文艺报刊述略》中这样评价:“如此图文并重之小说刊物,在晚清,除《海上奇书》外,仅此而已。”晚清包括小说期刊在内的大量期刊,均附有数量不等的插图,不过这些插图大多是游离于文本内容之外的人物图,或是风景图,其中尤以西洋人物、风景为多。这无疑满足了晚清时人们对西方社会风俗的好奇心理,不过和传统意义上的“小说绣像”相去甚远,阿英先生故此才会对《绣像小说》给予这样的评价。

不过,就今天发现的资料来看,阿英先生的评价亦不十分准确。除《绣像小说》外,亦有些小说期刊,如《绘图中外小说林》等,也是附有小说绣像的。

阿英先生提到的《海上奇书》,创办于光绪壬辰(1892年)二月,共刊行十五期。此书称得上是晚清第一部小说期刊,以刊登韩邦庆著名狭邪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而闻名,此书图文并茂,令人赏心悦目。不过,由于刊期较短、刊载小说内容单一的原因,《海上奇书》的影响力,远远不如后来的《绣像小说》。

《绣像小说》刊办于光绪癸卯(1903年)五月,由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,半月刊。李伯元以创作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文明小史》等小说而蜚声文坛。

其中《文明小史》一书,便是在《绣像小说》上逐回连载的,连载至第五十六期,方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单行本。颇有些遗憾的是,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单行本,竟将期刊上逐回所附的绣像删去了。

《文明小史》具有极浓厚的时代气息,反映了庚子事变后旧中国的困惑和裂变。面对西方列强的炮火,中华民族一方面有“灭种之忧”,另一方面迫切需要从西方之学中觅得民族新生之路。于是乎,在这动荡的岁月里,新学与旧

学、开放与锁国、文明与蒙昧……这所有交织在一起,碰撞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冲突。

绣像总是小说内容的生动反映。画师绘画当代社会,格外得心应手。于是在《绣像小说》所附的《文明小史》绣像里,我们感受到了晚清浓浓的时代气息。其间既有旧衙门里的血肉横飞、严刑逼供,烟馆里的吞云吐雾,纸醉金迷;也有洋人舞会,西学演讲等画面,对研究晚清历史文化,亦是不可多得的图像资料。

史话 A9

流氓才子的非常人生

■文/谢卫东

祖珽字孝微,是个非常有才的人。他上知天文,下通地理,五行八卦、星相医卦无所不精,琴棋书画、经济兵略无所不晓,恐怕也就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(正史《三国志》中的诸葛亮估计都不行)才能这么牛了,只是他的生活态度流氓了些:吃喝嫖赌,坑蒙拐骗,结党弄权,更奇葩的是,他还是个痴心不改的小偷。

祖珽刚出道做官就不清白,贪污受贿弄到钱,就出去花天酒地。他自弹琵琶,“能为新曲”;将当朝贵妇人迎到宴乐场所作三陪,并“与诸人递寝”,毫不可耻。他的口头禅是:“丈夫一生不负身。”人活在世上,不能亏待了自己。

说得好听点,他是风流自赏的才子,说难听点,就是个无所顾忌的流氓。他骑着一匹老马,却对人称是千里驹;和一个六十岁的寡妇王氏通奸,偏偏公开秀恩爱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。面对世人侧目,祖珽我行我素。

最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是,《北史》作为一朝正史,竟屡有祖珽当小偷的记录。

一次在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,他吃饭时把铜盘揣在了怀里。丢了铜盘,厨师觉得干系挺大,于是建议搜身,这一搜,在祖珽的怀中找到了。

更过分的是,齐神武高欢请僚属喝酒,他也敢偷。大家喝着喝着,两个小金杯不见了,一查,在祖珽的发髻上插着呢!

还有一次是和齐文襄高澄在一起时,有人向高澄推销套书《华林遍略》,高澄不地道,借口先看看书的内容如何,暗中召集人手,花一天一夜把书给抄了下来,然后把书退给书商说,我们不需要。本来这事做得天衣无缝,但却没防祖珽胆大妄为,把高澄偷抄的书偷了几卷出去卖

钱赌博,事情暴露后,高澄恼怒无比,打了他四十大棍。

祖珽还曾伪造文书,骗取公粮;在朋友临终托他帮忙收债时,他将债收进自己口袋,还趁丧事,偷了朋友家几千卷书。

劣迹斑斑,祖珽终于被“处绞刑”,但齐文宣帝高洋看在他是高欢时代的老臣,免了他的死罪,并命他随驾伺候。但每次见到祖珽,高洋总是喊:贼,来啦!

如果只是这样,祖珽充其量是个弄臣,但在武成帝和后主时,他显露了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卓有成效的执政能力。

他认准了长广王有大志,于是“深自结纳”,等长广王即位为武成皇帝后,这个高洋眼中的贼,终于进入朝廷权力中枢。

之后,祖珽勾结权臣和士开,借口彗星出现,让武成皇帝禅位给太子。结果,太子当了皇帝,皇帝当了太上皇。高家两父子都对他恩宠有加,这时候的祖珽梦想着当宰相。为了扫除障碍,他准备扳倒和士开,哪想他低估了和士开和后主关系之铁。最后祖珽被发配到光州去了。到了光州,地方官痛打落水狗,晚上用“茺青子”做的烛熏眼睛,最后两只眼睛都熏瞎了。

直到武成帝死了,后主才又想起了他。出来后,他刻意依附后主身边红人陆令萱、穆提婆母子,“拜尚书左仆射,监国史,加特进,人文林馆,总监撰书;封燕郡公”,势倾朝野。祖珽当权后,展示了自己的执政能力,当时北齐朝廷混乱黑暗,随着祖珽一系列措施,“官人称职,内外称美”。接着他想淘汰冗员,触怒了陆令萱和穆提婆,于是祖珽便被赶到北徐州去做刺史了。当时北徐州处在边境,让祖珽这么一个瞎子去,实际上就是让他去送死。果然祖珽在任上去世。

水调歌头·金山观月

■宋 张孝祥

江山自雄丽,风露与高寒。寄声月姊,借我玉鉴此中看。

幽壑鱼龙悲啸,倒影星辰摇动,海气夜漫漫。

涌起白银阙,危驻紫金山。

表独立,飞霞佩,切云冠。漱冰濯雪,眇视万里一毫端。

回首三山何处,闻道神仙笑我,要我欲俱还。

挥手从此去,翳凤更骖鸾。



张孝祥(1132年-1170年),南宋著名词人、书法家。字安国,号于湖居士,历阳乌江(今安徽和县)人。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。曾任中书舍人、显谟阁直学士、抚州知州、建康留守等职,因赞助张浚北伐而被免职。其词风格豪迈,境界扩大,词风接近苏轼。

这是作者在乾道三年(1167年)三月中旬,舟过金山时所作。宋时金山矗立在长江之中,词人舟过金山,登临山寺,夜观月色,江水平静,月色皎洁,如同白昼,此情此景,心中生出了无限的遐想和情思,于是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词篇。

这首词的上阕描写的是雄丽的长江夜景。首句既写出江山雄伟、壮阔的气势,又点明夜间登临时的风露与春寒的感觉。月姊,原指传说中的月中仙子、月宫、嫦娥,借指月亮。这两句运笔不凡:寄语月亮,借用她那珍贵的玉镜来让我欣赏这美妙的景色。

幽壑,深谷。鱼龙,泛指

鳞介水族。海气,江上的雾气。这三句承上意而具体描绘登山寺所见到的各种景象。也许是借助着宝镜的神威吧,词人不仅看到了天上无数星辰的倒影,在浩渺的江面上随着微波摇荡,江上的水汽一片弥漫,而且还能窥视到躲藏在深水沟壑里的鱼龙,长呼短啸。之后由大江转写山景,金山上的建筑物在月下有如仙山上的银阙晶宫。

这首词的下阕写词人在山头观月的遐想,由自然景象的描写转而抒发富有浪漫气息的感情。

表独立,站在高处俯视人间,好像特出独立于万物之上。飞霞佩,以飞霞为玉佩。切云冠,戴着高高的帽子。“漱”和“濯”都含有洗的意思。词人屹立在金山之巅,以飞霞为佩,头戴高冠,浸润在犹如冰雪那样洁白的月光中,感到整个世界是那么的广阔洁净,万里之外的细微景物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之后由上面不同凡俗的气象转而引出古代传说中的三神山: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听说神山上的群仙,一个个都在向我打招呼满面笑容地邀我去遨游那缥缈虚幻的世界。

翳凤,用凤羽做华盖。骖鸾,用鸾鸟驾车。这两句和前面三句词人把内心浓郁的感情移进虚拟的物象中,转化成心灵的情致创造出另一种美妙的艺术境界:接受神仙邀请,乘着由鸾鸟驾驶、凤羽做华盖的马车,挥挥手远去。

全词构思独特,想象丰富,虚实结合,相辅相成,创造出了一种浪漫的、飘然欲仙的艺术境界,显示出作者的奇特才气和旷达的心胸。

(朱秋霞)